

语词学基础

温端政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词学基础

温端政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词学基础 / 温端政著.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6336-1

I. ①语… II. ①温… III. ①汉语—词语—研究
IV. ①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355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语词学基础

温端政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6336 - 1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35.00 元

前　言

2002年，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词汇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宣读了题为《论语词分立》的文章。文章说明了“语词分立”的含义：

1. 给“词”“语”特别是给“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明确它的范围；
2. 确认“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把“语”从“词汇”里分立出来，把“词”从“语汇”里分立出来；
3. 明确“词汇”和“语汇”的定义，确认词汇具有系统性，语汇也具有系统性。

出乎意料的是，文章宣读后居然引起了不少反响。时任《辞书研究》编辑部主任的徐祖友先生立即向我约稿，嘱咐我这篇文章一定让《辞书研究》发表。《辞书研究》2002年第6期发表此文后，苏新春、苏宝荣两位先生合编的《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商务印书馆，2004）又收了这篇文章。中国辞书学会编的《〈辞书研究〉三十年论文精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也收入了这篇文章，这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在听了我宣读的文章后，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他约我主编《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

后语词典》，并同时筹备编写《新华语典》。他还表示同意出版我正在撰写的《汉语语汇学》。这使我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合作，这些计划已经全部实现。《汉语语汇学》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接着又于2006年出版了我主编的作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汉语语汇学教程》。《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和《新华歇后语词典》先后于2005、2007和2008年问世。最令人鼓舞的是，《新华语典》经过多年的打磨，终于在2014年7月正式出版。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在《新华语典》的“出版说明”里称：“《新华语典》是一部中型语典，意在同《新华字典》《新华词典》配合，从字、词、语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展示现代汉语的面貌。”这不仅说明了本书出版的意义，也表明“语词分立”符合汉语的事实。

2008年，在河北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全国词汇学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题为《再论语词分立》（后发表在《辞书研究》2010年第3期上，又收入《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商务印书馆，2010）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在“语词分立”的基础上实现“语词合一”的主张，认为：“‘语词分立’并不意味着语词对立。把语和词绝对地对立起来，人为地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样是不可取的。”文章还认为，语和词至少有三点是一致的：

1. 都是语言单位。
2. 都是语言的现成的“建筑材料”。
3. 都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传统文化。

文章根据“语词合一”的主张，提出构建汉语语词学的设计，认为语和词、语汇和词汇，是汉语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密不可分的“孪生”单位。从异的方面考虑，可以建立彼此平行

前　言

的词汇学和语汇学，而从同的方面考虑，则有必要建立汉语语词学。还认为汉语语词学，不是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语汇学的简单相加，而应当是把词和语、词汇和语汇融合在一起，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起一个具有汉语特色的新的理论体系。这个设想，得到周洪波等先生的支持。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思考着如何构建汉语语词学的理论体系。

实践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深感自己不能胜任，但又不忍心放弃。因此，只能一步一步探索，先写这本《语词学基础》。写作过程中，遇到许多难题，多次想放弃，却又不甘心，常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现在终于勉强完稿，虽然觉得不够理想，但感到自己已经尽了力。希望能为后来学者构建完整的汉语语词学提供参考。

有的学者提出质疑：语词学是否要“统辖”词汇学和语汇学？这是一种误解。汉语语词学无意、也不可能“统辖”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语汇学。汉语语词学的主要任务是把汉语词汇系统和语汇系统的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汉语语词学的理论体系。因此，汉语语词学是汉语词汇学和汉语语汇学的补充。

本书在撰写体例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有些章节之后插进“附论”。这是为了介绍相关论述，目的是提供参考资料，补充正文论述的不足。在这里，谨向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论语词分立》一文中，我曾经对高校现行的一些《现代汉语》教材中词汇部分的理论系统进行评论，认为有不足之处。于是，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这一部分能参考本书进行适当修订，以体现“语词分立”和“语词合一”的新的语词观。

温端政 2016年8月初稿
2018年2月修改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词和语	1
第二节 词汇和语汇	20
第三节 词汇学、语汇学和语词学	48
第二章 语词的分类	62
第一节 语词相同或相似的分类法	62
第二节 语词不同的分类法	96
第三章 语词的生成	107
第一节 原生和再生	107
第二节 造词法和造语法	111
第四章 语词的构成	142
第一节 词素与语素	142
第二节 语词的内部结构	146

第五章 异形语词	160
第一节 什么是异形语词	160
第二节 异形语词的整理	164
第六章 语词的意义	171
第一节 语词意义的性质	171
第二节 语词意义的内容	191
第七章 词义、语义分析	203
第一节 词素、语素分析	203
第二节 层次分析	207
第三节 词源、语源分析	213
第八章 词义、语义类聚	219
第一节 单义词和单义语	219
第二节 多义词和多义语	221
第三节 同义词和同义语	227
第四节 反义词和反义语	238
第九章 语词与文化	245
第一节 文化词和文化语	245
第二节 文化语词的主要类型	257
第三节 语词的民族文化感情色彩	271
第十章 方言语词	278
第一节 方言词汇和语汇的系统性	278
第二节 方言特征词和特征语	294

目 录

第三节 方言语词与民俗	298
第十一章 词典和语典.....	306
第一节 词典和语典的类型	307
第二节 词典和语典的收条立目	314
第三节 词典和语典的释义	317
第四节 词典和语典的举例	322
附录：本书引用、参考及相关文献	327
后记.....	33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词和语

一、什么是词？^[1] 什么是语？^[2]

这是语词学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先说什么是词。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给词下的定义是：“最小的自由单位。”^① 国内的语言学家，给词下的定义并不一致，最值得重视的是王力、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给词所下的定义。王先生说：“我们可以暂时把词认为：‘语言中的最小意义单位。’”^② 吕先生认为词是“语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意义单位”。^③ 朱先生把词看作“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④

这说明，词首先是语言单位或语言成分，而且有一定的意义。如“河”的意思是“天然的或人工的大水道”，也特指黄河；

① 转引自郭良夫：《词汇》，商务印书馆，1985，第8页。

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中华书局，1957，第18页。

③ 吕叔湘：《语法学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第2页。

④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11页。

“江”的意义是“大河”，也特指长江。“河床”的意义是“河流两岸之间容水的部分”，“江天”的意义是“江河水面上的广阔空际”。再如“明知”的意义是“明明知道”，“明细”的意义是“明确而详细”。这些词的意义都很实在，是实词。还有一些词，如“的”“就”“如果”等，意义比较抽象：“美丽的河山”中的“的”，表示“美丽”修饰“河山”；“他就送来，我也不要”中的“就”，表示假设的让步；“你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中的“如果”，表示假设。它们都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是虚词。

其次，词能够“独立运用”或“独立活动”。在“美丽的河山”“他就送来，我也不要”中，“美丽”“的”“河山”“他”“就”“送”“来”“我”“也”“不”“要”，都能够独立运用。同样，在“你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中，“你”“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也都能独立运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能够独立运用”和“有意义的语言单位”之前，还要用“最小的”加以限制。因为词组、句子也可以独立运用，也是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如“美丽的河山”是个词组，可以扩展为更大的词组“我们祖国美丽的河山”，还可以扩大为句子“我们热爱祖国美丽的河山”。把这些词组、句子切割为“美丽 / 的 / 河山”“我们 / 祖国 / 美丽 / 的 / 河山”“我们 / 热爱 / 祖国 / 美丽 / 的 / 河山”，这些切割开的单位才是词。

什么是语呢？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语”的第三个义项是：“谚语；成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举例性的说明，不是学术性的语言学性质的定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2011)“语汇”条称：“语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辞

海》(第6版)“语”的第三个义项称：“大于词、具有相对固定结构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这才是对“语”的学术性的语言学性质的定义。这个定义最早是我们在《“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敬以此文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①一文中提出来的，而在《汉语语汇学》^②一书中加以重申。

语首先是语言单位，而且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叙述性，表示语的意义主要是使用该语言的人群对客观事物的种种描写和表述，如成语主要是对客观现象、状态和事理的概括、描状和说明，谚语主要是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总结、叙述和论断，惯用语和歇后语则主要是描述社会的某种现象和状态。^③说语的结构相对固定，是就语的形式来说的。语的结构是固定的，自由词组不是语，像“美丽的河山”“祖国美丽的河山”都是自由词组，不是语。但语的结构的固定性是相对的，语的结构还有灵活性的一面，如“万水千山”可以说成“千山万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说成“千闻不如一见”，“八字没见一撇”可以说成“八字没有一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以说成“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加上“结构相对固定”，已经说明了语的性质，不过前面再加上“大于词”，就更为明确。语都是由词和词（包括少数现代不成词古代是词）组合而成的。单词不成语。最短的语，也是由两个词构成的，如“碰钉子”由“碰”和“钉子”两个词组成，“走后门”由“走”和“后门”两个词组成，“喝西北风”由“喝”和“西北风”两个词组成。

^① 温端政、沈慧云：《“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敬以此文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见《语文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温端政：《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2005，第17页。

^③ 李如龙：《语汇学三论》，见《汉语语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15页。

按照语是“大于词、具有相对固定结构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这个定义，语应当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

二、语与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3]

通过上面关于词和语的定义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语和词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一) 语和词一样，都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但语的功能比词多。

作为语言单位，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也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它们都可以“独立运用”充当句子成分。

1. 作主语。

词作主语的，例如：

领导已经同意。

房子已经拆掉。

语作主语的，例如：

高谈阔论(成语)能当饭吃吗？(杨沫《青春之歌》)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谚语)，是中国人的老毛病。(《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

干打雷不下雨(惯用语)是没有作用的。(老舍《离婚》)

可就土地佬放屁——神气(歇后语)大了！(高梦龄《浮云》)

2. 作谓语。

词作谓语的，例如：

我懂！

今天中秋。

语作谓语的，例如：

双方各执己见(成语)。(贾平凹《奕人》)

我脚正不怕鞋歪(諺語)。(冯德英《山菊花》)

他吹胡子瞪眼(慣用語),熊了我一頓。(李滿天《水向東流》)

你聾子拉二胡——胡扯(歇后語)! (王東滿《漳河春》)

3. 作賓語。

詞作賓語的,例如:

學生尊敬老師。

我們熱愛生活。

語作賓語的,例如:

咱们是白手起家啊(成語)!(杜鵬程《延安人》)

他认为“宁舍千金献真佛,不拔一毛插猪身”(諺語)。(王東滿《漳河春》)

你不用屎壳郎跟着屁轰轰(慣用語),有你的苦吃!(浩然《艳阳天》)

咱们是一棵树上拴的俩驴,谁也跑不了(歇后語)。(周振天《神医喜来乐》)

4. 作補語。

詞作補語的,例如:

天气冷得很。

老师已经讲清楚了。

語作補語的,例如:

此事在西安已经传得家喻户晓(成語)。(姚雪垠《李自成》)

两个人正吵得脸红脖子粗(慣用語)。(欧阳山《高干大》)

我闹了个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歇后語)了。(张长弓《娜敏伊虹》)

5. 作定語。

詞作定語的,例如:

他是好人。

工作要有周密的计划。

语作定语的，例如：

不苟言笑（成语）的王先生也笑了。（杨沫《青春之歌》）

他可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谚语）的人物头儿呢！（臧伯平《破晓风云》）

他是属于那种“脸上带笑，袖里藏刀”（惯用语）的阴险的角色。（陈立德《前驱》）

这是赶集走亲戚——顺路（歇后语）的事。（魏树海《沂蒙山好》）

6. 作状语。

词作状语的，例如：

屋子里非常黑暗。

他高兴地说着。

语作状语的，例如：

有人在杯觥交错（成语）地吃喝。（王火《战争和人》）

那真是头顶着星星，身背着月亮（惯用语）干嘛！（黎明《祖国的儿子黄继光》）

小强他爹娘就老头儿拉胡琴，自顾自（吱咕吱）（歇后语）地忙活起来了。（马春《龙滩春色》）

如果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同是作句子成分，语和词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如词作主语，有“施事主语”和“受事主语”的区别，像“他同意了”，“他”是“同意”的施事；“房子已经拆掉”，“房子”是“拆掉”的受事。而语作主语，都是谓语陈述的对象，未见“施事主语”和“受事主语”的区别。又如词作宾语，不仅有“施事宾语”和“受事宾语”的区别，还有“双

宾语”的情况，像“门外站着卫兵”，“卫兵”是施事宾语；“她在打毛衣”，“毛衣”是受事宾语；“他教我们数学”，“教”后面出现“我们”和“数学”两个宾语，“我们”是近宾语，也叫间接宾语，“数学”是远宾语，也叫直接宾语。而语作宾语只是动词的一种连带成分，用来回答“什么？”一类的问题，既未见“施事宾语”和“受事宾语”的区别，也未见“双宾语”的情况。

语和词作为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还有成句的功能。如词有独词句，语可以独立作句子。

独词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名词性独词句，如：太阳！|飞机！二是叹词性独词句，如：嗯！|哎哟！三是副词性独词句，如：不！|也许！独词句的限制比较多，要有一定的语境。有的学者认为，独词句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省略现象，如“太阳！”这个独词句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太阳（出来啦）！”，“太阳”是主语；二是“（我）（看见）太阳（啦）！”，“太阳”是宾语。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独词句”不能成立。

语独立成句，则比较多见。例如：

哀兵必胜（成语）！不要乐，要哀。（张恨水《啼笑因缘续集》）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谚语）。草随风偃，人随大流（谚语）。寇胡子带头，众伪军跟后。（李英儒《还我河山》）

忠于职守。拿得起，放得下（惯用语）。（陈云《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我吗？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歇后语）！（吴强《红日》）

语独立成句，当然也需要一定的语境，但它不是一种省略现象，完全是能够自足的。

语在句子中，还常充当复句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一个分句。例如：

暗箭难防（成语），有人陷害我父亲。（刘绍棠《村妇》）

“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谚语），“兔子不吃窝边草”（谚语），他手下的人都不在鸣凤山作案。（单田芳《燕王扫北》）

火点着了，狗咬狗（惯用语），让他们去咬吧！（冯志《敌后武工队》）

我老了，八十岁学吹手——来不及了（歇后语）。（杨明《二龙山》）

这种情况在语里比较常见，而独词是很少充当分句，作为复句的组成部分的。当然，说语有独立成句功能，并不是指所有的语都有这种功能。

语还有一种功能也是词所少见的，这就是被引用的功能。如：

常言道：现官不如现管（谚语）啊。（周振天《神医喜来乐》）

俗话说：“木偶不会自己跳，幕后必有牵线人”（黎汝清《海岛女民兵》）

正像俗话说的，打好了江山杀韩信（惯用语）。（秦兆阳《在田野上，前进！》）

老百姓有句俗语：房檐上的冰凌柱——根子在上边哩（歇后语）！（王东满《漳河春》）

这种情况在谚语里最为常见，惯用语和歇后语也有，而词是很少能被单独引用的。当然，说语有被引用的功能，也不是说所有的语都有这种功能。

因此可见，同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语的功能比词还要多。